

#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五年六月

## 編輯凡例

一、出刊本选輯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本省近代历史資料，供历史科学部門和其它有关方面、有关人士研究整理山东近代历史的参考。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每个人所掌握的材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事实可能不尽詳实，观点亦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二、本选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材料真实、内容具体、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欢迎閱者对本选輯选刊的資料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选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或文字上的修改。

## 目 录

我們所知道的张宗昌 …李恆珍 徐大同 张进修 (1)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率

苏鲁别动队入鲁的如是我聞 ……郑亦桥 (75)

“五三”惨案前夕国民党在济南

的活动和张宗昌的败退 ……魏剑白 (83)

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实行

反共措施的片断回忆 ……庞鏡塘 (95)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

“山东省青年訓导总队” ……王露芬 (118)

蔣匪第八軍一六六师側記 ……薛汉三 (131)

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

破坏国共会談的一例 ……田向前 (139)

日伪修筑淄博矿区遮断綫的經過 ……蔣瑞霖 (149)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 ……石愚山 (159)

## 質疑·补充·訂正

对芮麟先生《抗战爆发后沈鴻烈

放棄青島的真象》一文的补正 ……郑殿起 (172)

- 对賀执圭先生《我所知道的国民党  
山东党政軍統一指揮部》一文的  
几点訂正.....庞鏡塘(175)
- 对文史資料选輯第一輯《青島开  
埠以来至解放前近海輪船航运  
概况》一文的自我訂正.....叶春墀(176)

# 我們所知道的張宗昌

李恆珍 徐大同 張進修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我們都曾在張宗昌部下任過職或當過兵，有的從普通的軍械員，當上了少將軍械主任和彈藥廠廠長（李恆珍），有的充當過少將行轅副官長和隨軍參謀長（徐大同），有的雖然未曾充任過要職，但與張是鄉里，因此，對張宗昌都有較多的了解。這個材料就是根據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聞所見，集體湊集而成的。不過因為我們不是他的最高級和最親信的幕僚，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材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關於張在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因我們未能親身參加，只是聽到一些間接的材料，因而難免有不够確切之處。對此，我們希望熟知張宗昌的人，予以補充和訂正。

## （一）投靠北洋軍閥以前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祝家村人，小時家中貧窮，曾隨其母討過飯，稍長後受雇於本縣一家酒鋪當伙計。約在十七、八歲時，隨其父到吉林省三道溝一帶謀生，到一家金礦資本家去當了護礦的騎兵礦警（即花棒子隊），三、四年後，據說他又接受沙皇俄國地方當局的委任，於一九一四年組織花棒子隊

参加过日俄战争。以后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并和另一个掖县人程国瑞（又名程子安）罗集了几十个同伙，在华商总会充当了門警头目，在此他結識了不少的賭棍、流氓之流，据溥仪在他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說：他“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紅人，成了包娼、包賭、包庇烟館的一霸”。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到过海参崴，他投了革命的机，和程国瑞等一起組織同伙数百人，于一九一二年（時間可能不准确）乘英国海輪开赴上海，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指揮。在上海被編为光复軍的騎兵团，张任团长，属李征五旅，归当时光复軍第三师冷遹节制。一九一三年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窃国大盜袁世凱（当时的总统）派张勳为第一路軍，馮国璋为第二路軍，南下与革命党人的光复軍作战。张宗昌的騎兵团随光复軍北上到徐州以南約二十华里的二郎山，与北軍展开战斗，因北軍势大，光复軍支持不住，旋即潰退，张宗昌的騎兵团也在二郎山被北軍打得四散奔逃，张本人的臂部負了伤。

战斗结束后，张宗昌成了光杆团长，南归不成，便又投了反革命的机，索性只身跑到徐州北軍的司令部向张勳投降，张勳認為留之有用，便答应收留，并予之治疗臂伤。不久馮国璋到张勳处开会，张勳提及此事，馮便把张宗昌叫到司令部，馮見张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是光复軍的一个騎兵团长，将来可能有很多用处，于是便要张勳把张宗昌交他处理，得到张勳的同意，张宗昌便被带到了馮国璋的司令部，又成了馮国璋的降将。张到馮部之后不久，成了馮国璋的重要骨干分子之一，为馮出了不少的力量。还在馮国璋駐徐州时，张宗昌又利用旧日的关系，在徐州周围收罗了一部分光复軍残部和在徐州周围打家劫舍、綁架勒贖的褚玉璞匪帮，編組成軍，馮国璋率师南下

攻打南京时，张也率领褚玉璞等参加了攻城作战，负责攻打南京的西門。攻陷南京后，馮国璋当了江苏省軍务督办，张宗昌所带之部队，最初編为一个师，以后又縮編为一个旅（即七十四旅），委朱熙当了旅长，张宗昌則調任为江苏軍官教育团的監理（即团长）。在张宗昌还未接任江苏軍官教育团監理之前，据说他曾接受馮国璋秘密使命，約在一九一四年前后，派程国瑞等一行数人，秘密潛往上海，进行暗杀南方革命党人沪軍都督陈其美的活动。程等到上海后又拉陈其美部下的一个副官和宿英武、刘四海等人同謀（程、宿掖县人，刘亦是山东人）。刺陈后，程逃走，宿被捕，坐了几年監獄。后来张宗昌到东北五站时，宿、刘都到了东北，宿当了上尉副官，刘当了稽查員，以后宿又随张进关，充当了程国瑞的副官长。

## （二）出任江苏軍官教育团監理

江苏軍官教育团是馮国璋为訓練江苏下級軍官而开办的<sup>①</sup>。张宗昌为監理（团长），赵瑞龙为教育长（赵为湖北人，陸軍大学毕业，曾任过旅长），林篤斋（林宪祖之叔）为軍需，林宪祖为書記，教官有繆庆善、齐清如、陶鼎、徐森等人。学生編成三个区队，由教育长赵瑞龙直轄。訓練時間一年半为一期，每期學員120人。第一期学生，是招考的中学毕业生，第二期、第三期則多半是从江苏地方部队下級軍官中抽調而来，毕业后大都仍回原部队。教育团講授的課目，除步兵操典、陣

---

① 1913年12月16日馮国璋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开办軍官教育团是为了加强其私人势力和对江苏軍隊的控制。

中勤務、战术、兵器学、軍制、軍紀、筑城測繪外，还有馬术、劈刺等。校址在南京城內太平門小营內，原为陸軍小学校址。张宗昌不常在校，校务由教育长負責。张住中正街一个侯府內（房舍很多，內有戏台）。张时常举办堂会唱戏，多招学生去看，并有很多閑散旧部拥挤滿院。他的日常开支很大，須靠馮国璋的補貼維持。

一九一七年八月，馮国璋赴北京代理大總統职务，张宗昌亦辞去教育团监理，跟随馮国璋前往北京。江苏督軍換上了李純。

### （三）出任第六混成旅旅长 和参加湘东之战

张宗昌随馮国璋到达北京后，被任命为總統府的侍从武官长，因为他不愿意干，不久，馮国璋又任命他为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奉命后，立即赴南京集合旧部，并編制成軍。混成旅的各級干部，有旧日部属，有北京陆大毕业學員，还有南京軍官教育团的毕业学生；士兵除自徐州蚌埠等地招募的以外，还有以前招撫的綠林匪帮数百人。这数百人中，一部是来自丰沛一帶的褚玉璞部（約三百余人），一部是来自东北中俄边境的唐振山部（外号唐老黑，百余人），他們多数帶有短枪及杂色步枪。綜計全旅約六千人，枪四千余支，七生的五（炮的口径）克魯伯山炮四門，机枪二十余挺。所有枪炮彈葯，粮秣被服装具等，都是由北洋政府直接补充。

第六混成旅轄三个团，第一团团长为賈得臣，第二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另有工兵連一，連长王栋，輜重連一，連长曲魁宜，炮兵連一（連长姓名失記）。旅部当

时的参谋长为孟澤甫，副官长为刘美岑，下轄参谋、副官、軍法、軍械、軍医、軍需、書記各处，参谋处长与副官处长，由参谋长与副官长兼任，軍法处处长为林廉村，軍械处处长为张紹祺，軍医处处长为姜如心，軍需处处长为林篤斋，書記处处长为林宪祖。第六混成旅仓卒成軍，尚未进行正規訓練，就奉到随张怀芝参加援湘之役的命令，一九一八年春即整队陸續进发湖南。

北軍援湘之役，起于两广“护法”。一九一七年秋，两广“护法”事起，湖南首先响应，接着湘、粤、桂三省也成立了联軍总司令部，譚浩明担任联軍总司令，并率軍于十一月攻占长沙，进軍湘、鄂交界的羊楼司。当时北京政府代理大总统馮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南北爭端，而国务总理段祺瑞，則主张用兵平定西南。后依段的主张，任命曹錕为攻湘軍总司令，张敬尧副之，其直轄的第七师归第一路的战斗序列，司令为吴佩孚，由湖北通城向湖南平江进攻。山东督軍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軍隊計有：施从滨的山东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上官云相与戴紹九的两个独立团，以及原駐安徽的新安武軍十二个营（安武軍为北洋政府收編的清室末年的地方部队，計有张勳的定武軍，倪嗣冲等人的安武軍。这些部队到民初还帶有辮子），兵分两路向湖南醴陵进发。当时湘、粤、桂联軍的大体部署是：湘軍赵恆惕师摆在岳阳，刘建藩部摆在平江（刘建藩为湘南零陵鎮守使，轄有部队二十营），粤軍、桂軍的馬济、韦荣昌、隆裕光等部摆在后面，作总預备队。

张宗昌率領的第六混成旅于一九一八年春自南京整队出发，在下关乘輪船直赴九江，又改乘南潯鐵路火車抵江西南昌集結，以后即从旱路徒步行軍，取道上高、宜丰、鉄树关进

入湖南，再經浏阳至醴陵（张树元所率領之部队，則沿鐵路綫經武汉到达湖南），与第二路的主力会合。据张宗昌的亲信祝仞千說：张宗昌在张树元司令部开会时，张树元曾問张宗昌带着多少人馬，张宗昌回答說一个旅，张树元很不滿意，并說：一个旅頂个屁用，不要到前面去，留在后边作预备队好了。因此张宗昌对张树元也很有意見（据祝說这是张宗昌亲口和他講的）。

三月中旬，吳佩孚率領第一路軍占領岳阳后，湘、粵、桂联軍发生內哄，湘軍沿粵汉鉄路南撤，随着譚浩明出走，吳佩孚于三月二十六日进入长沙，湘、粵、桂联軍遂行瓦解，各自行动，粵軍回粵，桂軍回桂，湘軍亦向粵、桂边境退却。在南軍大撤退的形势下，张怀芝率領的第二路軍，繼續向攸县、茶陵方向前进，直至到达攸县后，始与湘軍刘建藩部遭遇。刘建藩自平江撤走时，是全师撤退，但他不甘心这样不战而走，所以两軍一經接触，战事即迅趋激烈。此时北軍是施从滨的第一师担任正面战斗，其余部署在两翼作战，张宗昌的第六混成旅担任右翼板桥之綫。北兵初到南方，地理很不熟习。攸县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沟渠水塘，羊腸小径，兼之松林茂密，茅竹丛杂，烟雾迷漫，使人难辨方向；再加当时正是南方梅雨时节，道路泥濘难行。在攸县正面的第一师，經過日夜的激战，終被南軍突破，向后退却。右翼张旅正在与敌对战时，忽然发现背后有人抬着棺材，自北面上山，并有穿白带孝之人前后跟随。但没有引起警惕。不料这些人到达山上，竟从棺材內取出机枪，向张旅陣地后方扫射。张旅前后受敌，处境不利，只得率部队，分道后退。在撤退中，张旅第三团团长程国瑞受伤墜水，幸得一副官跳入河中，背程順流而下，始安全逃出了射界，向

北退下。由于南軍跟蹤追击，张旅立脚不住，一日之間，便从攸县退到醴陵，跑了一百八十里。入夜旅司令部刚刚进住醴陵城內黃家祠堂，南軍又追到城里，将张旅包围。醴陵县城沒有城墙，西北是山，不能通行，东南两面是河，仅有木桥数道为主要的交通。大家正在无計可施之际，褚玉璞（时任张旅营长）忽生急智，将作运输用的小驢百头，赶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领大队跟进，及至冲出重围之后，检查小驢已一头不剩，而官兵的伤亡却不多。离开醴陵約十里左右，张的坐馬忽被南軍击毙。此馬随张多年，张痛惜不愿离去，侍卫賀文良背負而退。跑到株州，稍获休息，夜半又被追击，伤亡很多，无奈又向湖南省城长沙敗退。此时张怀芝率领的其余部队，业已全部潰散，无法收容。张怀芝本人敗逃北窜，路經汉口，被北洋政府派来督战的执法营务处处长殷洪寿聞悉，意欲逮捕正法，当即率队往捕，及至张怀芝的临时住所，殷进了前門，张得信从后門逃脫，回到北方。

湘軍刘建藩部追过株州，仍孤軍深入，繼續向长沙前进。距长沙約四十里有小河一道，有湖南督軍张敬尧所部的第七师部队，和毛家弟兄毛思忠、毛思义一个旅（为张敬尧入湘前收編的土匪队伍），还有张繼忠的一个团（均北軍势力），在此防守。吴佩孚占领长沙后，张敬尧亦率部跟着进入长沙，吴奉命繼續追击，直搗两粵，张敬尧却被任命为湖南督軍兼省长。吴对此极为不滿，攻下衡阳后，不仅按兵不动，反与湘軍赵恆惕協議各守原陣地，互不相犯。这就为以后的直皖战争埋下了导火綫。刘建藩部受阻于长沙以南，与张敬尧部对峙多日，战事无大变化。长沙城內，以大敌当前，人心极为恐慌，张敬尧見形势紧迫，乃与张宗昌商議，請他組織反攻；张宗昌也愁着

北归无善策，遂慨然应允。张敬尧对张宗昌部补给了服装粮餉，并赠张大旗一杆，上绣“苏皖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和斗大一个“张”字（因为彼此都姓张，故赠此旗，以壮声势），此旗为张敬尧在徐州剿匪时所用。张宗昌得到张敬尧的补充后，即选拔奋勇队一千二百人在前，其余部队随后。自己亲自率领到达战地，候至深夜，抱着大旗身先士卒，偷渡阵地前沿的小河，一举攻入南军阵地，从中央突破，并四面冲击。刘建藩部此时虽然云集南岸，但因事起仓卒，虚实不明，竟至全线混乱。后据俘虏供称，当时有刘部一团长见战事无法支持，即向总指挥刘建藩请示欲行退却，刘认为这个团长惑乱军心，将他就地正法，谁知这个团长有心腹卫士，见团长被杀，乃愤不顾身，乘混乱之机，亦将刘建藩刺杀（有说刘建藩之死，是因在慌乱中抢先渡河，失足掉在河中被淹死）。一时军中无主，遂至全线崩溃。张宗昌率部乘胜追击，又经过株州、攸县，直至茶陵以南地区，方才停止。沿途虏获南军官兵及枪炮弹药粮秣被服极多，所有俘虏，均一律释放。随后各部队即分守要隘，休息整顿。不久捷报送达北京，冯国璋闻报喜出望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又发表张宗昌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将其率领之第六混成旅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

#### （四）出任暂编陆军第一师 师长及在江西被缴械

暂编陆军第一师的编制和人事大体如下：师长为张宗昌，参谋长为金寿良，副官长为刘美岑，军械、军医、军需、书记各处人事仍旧。当时全师编成两个旅，一旅旅长为賈得臣，轄第

一、第二两团，第一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二团团长为褚玉璞。第二旅旅长因人事不好安排，未予发表，暂由张宗昌兼理，轄第三、第四两团，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第四团团长为王康福（王原为施从滨部的团长，因山东第一师已潰不成軍，故由张宗昌收編为团长）。該师的特种部队計有工兵营一，营长为王栋，輜重兵营一，营长为曲魁宜，卫队营一，营长为陈杰，此外还有炮兵連、騎兵連和雷电連（連长姓名已失記）。当时的騎兵連約有战馬六十匹。雷电連連长为一制雷专家，他能制造蹠雷、电雷、抛雷三种，蹠雷、电雷約重30—80磅，抛雷約与現时軍用的手榴彈相同。张部在湖南作战时的用雷，均系雷电連自己制造。

暫編陸軍第一师士兵的武器，当时多为七九套筒或汉阳造的单筒，每枪配备子弹300粒。服装則每年发草黄色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棉大衣一件、腰皮带一条、风衣(呢装)、雨衣各一件、灰綫毯一床（有的不是每年发），鞋子在南方則多穿麻鞋或草鞋。官兵的薪餉大約規定如下：兵6元，中士7—8元，上士16元，司务長約25元；排長36—40元；連長70—80元，外发公費約15元；营長240元，公費約140元，柴价約150元；上校团长400—500元，公費約200元，柴价約200元；少將500—600元，中將600—800元。將校級的每一級当时又分为一至三等，故級虽同而薪餉仍有差別。全师的武器、彈葯、被服、装具、薪餉等，統由北京的陸軍部按时拨发，官长的被服伙食則全归自理。当时的陸軍总长为靳云鵬。张宗昌駐湘东的第一年，全师的薪餉，北洋政府还能按时发放，并多由张赴北京領取。据祝仞千說：湖南战事结束后，张經常亲自到北京領取，而每到北京必聚賭嫖娼，大肆揮霍，北京也有那么一伙

人，每逢张去必与之周旋，阿諛逢迎，視张为財神爷，有一次张在京領到两个月的軍餉（40万元），被他們拉去賭錢（推牌九），一夜即輸了个精光。后来还是馮国璋又給了50万元，始补发了部队的欠餉。

一九一八年北洋軍援湘之役，以湘粵桂联軍瓦解而告終。张宗昌部就原地駐防，师部、第一旅旅部、程国瑞团及特种兵等均駐攸县，褚玉璞团駐茶陵，其余部队駐醴陵。随着张宗昌势力的扩大，也引起了张敬尧的戒心，怕张宗昌以武力夺取他的湖南地盘，因而也就把毛思忠、毛思义两个旅分別派駐攸县、醴陵一带，借以監視张宗昌部举动。南北两軍脱离接触后，双方相安无事，张师即利用时机，着手整頓，并加紧訓練。一九一九年夏初，张敬尧在长沙大举做寿，吳佩孚由衡阳拍来了一个“賀电”，中有“愿率全軍来长为督軍寿”之語，含意甚为显露，使张敬尧大为震惊。吳张之間的磨擦，也說明直皖两系的矛盾已經相当尖銳化了。

一九二〇年春，直皖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五月下旬吳佩孚自衡阳撤兵，北赴直隶京汉鉄路沿綫，准备对皖系作战，将湖南防地，逐次交于湘軍赵恆惕部接防，并暗中协助湘軍駐逐皖系的张敬尧。当时在湘省北軍，多系直系部队，都不愿为张敬尧卖命，紛紛向湖北撤退。张宗昌师看到形势不妙，亦于六月初退出湘东，自攸县、醴陵等地移駐江西袁州一带。

暫編陸軍第一师陸續进入江西后，即集中在袁州駐扎。江西督軍陈光远甚恐张宗昌夺取他的地盘，故对张防范甚严，一方面用巨資买得一位踩軟索的女子（踩軟索系一种杂技，表演者在两头架空的鋼絲上，来回走动，并表演各种身段），贈与

张宗昌作妾，以示友好。这位江湖艺人就是张宗昌的第九房姨太太（后来张在北京赋闲，因其另有所爱，被张逐去，仍旧回到杂技团去了）；另一方面便又积极调集军队，准备与张作战。陈光远为老直系人物，张宗昌既不属直系，也不属皖系，在江西深有孤军无援之感，斯时北京陆军部对于张宗昌部的军餉，也常留着不发。张到江西后，曾亲赴北京请领多次，均不得要领而回。军中乏食，无奈只得派人到临近各县县署强迫借粮，但因此也形成与地方的尖锐矛盾。一九二〇年冬陈光远已将全省军队调集袁州附近，对张师形成包围态势。当时江西的军队，有陈光远直辖的一个师，和赣东、赣南（吉安）、赣西、赣北（九江）四个镇守使的部队。一个镇守使当时直辖一个旅或至少一个团。这些部队由陈光远之弟陈光逵统一指挥。陈光远复从内部瓦解张宗昌部，暗将张部第四团团长王康福买通，率部倒戈出城而去；又送第三团团长褚玉璞金钱数万，要他归附江西，并应许给他编旅。褚被收买后，即按兵不动，直至某夜张宗昌发现褚玉璞团使用的口令，非师部颁发的口令，始知其不稳。此时张部第一团，工兵营及卫队营皆在城外对陈部作战，但因士气涣散，兵无斗志，节节败退，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张宗昌见大势已去，乃化装潜出袁州，逃向北京。部队闻信之后，皆不战而退，被陈军四处围困，陆续缴械遣散。

## （五）投靠张作霖和第一次入鲁的经过

一九二〇年冬张宗昌在江西失败逃往北京后，最初想走直系曹錕的门路，重组军队，因吴佩孚反对，没得结果。后来在北京与张学良有一面之缘，遂到东北投靠张作霖。一九二二年

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宗昌还和他手下的亲信旧部一二百人，蹲在沈阳作寓公。张住大北关榆树胡同私宅，旧部四散分住，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名义，这些人的生活费用都由张作霖供给。此时皖系的吴光新、马良、梁鸿志、张树元等，也纷纷到奉天见张作霖，鼓动对直系作战，企图奉皖联合，东山再起。吴马等在沈阳，也经常与张宗昌晤谈。

在直奉备战之际，奉军主力是配置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和天津附近的杨柳青一带。张作霖还企图直捣直军后方，争取战端一开，即能切断津浦铁路，以收两面夹击之效，于是又决定先派张宗昌组织旧部，潜入苏鲁边区，联合地方武力，扩大军事活动，以配合京津一带的作战。

张宗昌为了作好这一先遣军事活动，先组成两个先遣军联络站，一个是山东鄄城县码头镇的孙爱庭处（孙系当地大地主），负责人为参谋陈杰，张子方等。另一个联络站是江苏邳县四户的王化楼处。王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住的围子内除佃户无外人，并且有“自卫队”，有枪二百多支。这个站是方永昌、顾镇、张思孟等人负责，进行联系的对象为当地的驻军和土匪。四户附近的土匪头目有赵成志、张胜久等人，他们已接受了张宗昌的委令，等待张的别动队到达鄄城码头镇时，就率领所轄的匪军北进，与地方驻军和张宗昌部会合，听候调遣。

张作霖委派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张宗昌又任褚玉璞、程国瑞、王万金为支队司令，分头活动，联系招收旧部，很快即在奉天组成了一支有五六百人的基本出征队伍，并从中选拔军官数十人，先期随联络站秘密进关，在苏鲁边区为其征集外援，开辟活动基地。

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张宗昌率领部属五六百人由奉